

# 茂林枪声

泾县文化局

“讲传统”丛书



“讲传统”丛书

# 茂林枪声

泾县文化局

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黄国玉  
封面、扉页：陈乐生  
插图、尾花：叶家和

茂 林 枪 声  
泾县文化局

\*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\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.6 字数：70,000

1983年9月第2版 1983年9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,001—13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2·824 定价：0.42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|
| “我们都是同志！” | 邵凯生 陈梦麟  | (1)   |
| 立碑记       | 翟仲卿      | (9)   |
| 老木匠巧遇司令员  | 宝录 沐龙 景琳 | (17)  |
| 叶挺桥       | 邵凯生      | (24)  |
| 军长和小腊     | 俞丰年      | (31)  |
| 林中一课      | 邵凯生      | (38)  |
| 送寒衣       | 陈梦麟 邵凯生  | (45)  |
| 冯玲烈士的故事   | 邵凯生 陈梦麟  | (54)  |
| 不屈的小泉     | 邵凯生      | (65)  |
| 关门石       | 张洪炉      | (84)  |
| 重阳时节      | 邵凯生      | (93)  |
| 陈大嫂       | 宝录 沐龙 景琳 | (105) |
| 和尚献地图     | 朱普乐      | (117) |
| 无名小店      | 朱普乐 凤群   | (130) |
| 石老先生取药记   | 严啸建      | (146) |
| 小鬼班的故事    | 邵凯生      | (157) |

## “我们都是同志！”

邵凯生 陈梦麟

一九三九年，皖南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春节刚过，秀丽的山川就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

新四军教导队的驻地，洋溢着新春的欢乐气氛。傍晚，村妇抗会理事梅子，匆匆向教导队的俱乐部走去。和她一阵的，是新四军女干部孟云。她俩那充满朝气的脸庞上，透露出一股兴奋、激动和略带紧张的神色。

她们一路小跑。穿过几条巷子，眼看就要到了，忽然梅子“哎呀”一声，收住了脚步。

“怎么啦？”孟云忙问。

“真该死。”梅子急得直拍头，“我忘了换件衣服，也没有梳头哇。”说罢，就要转身。

“来不要紧。”孟云一把拉住她，急步走进俱乐部大厅。

俱乐部的大厅里，聚集着许多人，有农抗会、妇

抗会的理事们，有教导队的同志们。大家围坐在一张张方桌旁，兴奋地轻声交谈着；从心底涌出的喜悦，流露在那一双双眼睛里、一道道笑纹间。

这情景，使梅子感到胸口怦怦直跳。刚才，一听到这个消息，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；现在，她信了，全信了！她的两只眼睛迅速地在人群中搜寻着，急切地问孟云：“他在哪里？”

“喏，跟叶军长在一起的。”孟云轻声指点说。

看到了！就在离她们不远的地方，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人，正在人群中谈笑着。他，清瘦的面容，单薄的衣着，奕扬的风采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那笑声，驱赶了早春的寒意，带来无比的温暖……

梅子不眨眼地望着他，一股无法言喻的敬仰之情，从心底腾起：啊！这就是那位了不起的人，就是那神话般传说中的周恩来同志啊！

原来，周恩来同志是受党中央、毛主席的委托，千里迢迢，跋山涉水，前来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的。今天，他和叶挺同志一起，来到远离军部的教导队驻地，看望部队战士和当地群众，还特地请抗日群众团体的同志吃晚饭呢。

梅子满怀深情地凝视着，凝视着……。不一会，两位首长朝这边走来了。梅子她们站起来，激动地喊

道：“周恩来同志！叶军长！”

两位首长高兴地和大家招呼着。周恩来同志一面仔细地听着叶军长的介绍，一面亲切地和大家一一握手。

周恩来同志和蔼地说：“同志们辛苦了。今年春节过得好吗？”

“感谢新四军，老百姓都过了个快活年。”

周恩来同志笑着说：“这也是由于大家的努力嘛！”

梅子说：“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。”

“哟，梅子同志还真谦虚呢！”叶军长笑着说。

谈话就这样开始了。周恩来同志仔细地问到梅子她们的工作情况，问到当地群众有些什么困难，还问了当地的风俗习惯……。开始，梅子她们有些拘谨，可是不知不觉，这种拘谨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眼前的谈话，真象是一家人在拉家常呵！

大约是梅子她们不时提到叶军长的缘故吧，叶军长忽然问：“哎，你们怎么老喜欢喊我‘军长、军长，的？”

叶军长和大家很熟，他的问话使气氛更加活跃了。梅子随口答道：“你本来就是我们的军长嘛！”

大家一起笑了起来。

“那，你们怎么光喊他‘同志’呢？”叶军长指指周恩来同志，又问梅子。

这一问，真把梅子问慌了。她没想到军长会提出这个问题。慌忙之中，她脱口说：“因为……因为我们都是同志呗。”

又是一阵笑声，使梅子感到很不好意思。她低下头，摆弄着衣角，心里蓦地想道：“呀，这话讲得不妥当吧？”

好象是怕梅子难为情似的，周恩来同志出来“解围”了。他热情地招呼大家：“好，好，大家坐下吃饭吧。”等一个一个坐好了，他又说，“哎，你们不要客气，要多吃点菜啊！”

在一片热烈融洽的气氛中，周恩来同志和叶军长又朝另一桌走去。……

这一顿晚饭，梅子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吃完的。她只知道，虽然饭菜很简单，但她却吃得特别香、特别多。

这天晚上，梅子没睡好。她想得很多很多。

梅子出身很苦。三岁失去了父亲，五岁死了妈妈。多亏好心的董大伯，在雪地里捡起这个孤女。可是没几年，董大伯也被地主董老三折磨死去。狠心的董老三，硬说这个当了一辈子牛马的单身老长工欠他的债，

将梅子拉去当了丫头。不久，又嫌梅子人小力薄，把她卖给人家做了童养媳。来到这个世界上二十个年头了，除了苦水之外，梅子不知道还有其他什么滋味。人们从没听到她高声说过话，也没见到她露过笑容。梅子啊梅子，真是一株苦腊梅呵！

直到半年前，新四军进了村，梅子才第一次吃上喷香的米饭，第一次穿上暖和的棉袄，第一次露出了笑容。在孟云她们一班“女兵”的帮助下，她变了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她参加了妇抗会，工作可积极啦。村里，到处可以看到她精神抖擞的身影，到处都能听到她开怀的笑声。人们说：苦腊梅终于开花了！

谁能想到，就是这样一株“苦腊梅”，今天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竟请她去吃饭！

梅子越想越激动。躺在床上，一闭眼，傍晚的情景，周恩来同志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动作、每一丝笑容，都象一幅幅图画展现在眼前。她，沉浸在无比甜蜜的回忆里。

可是，一想起自己说的“我们都是同志”这句话，梅子又不安起来。她想：要不是来了新四军，我不知还要吃多少苦。在新四军的首长面前，我应该非常礼貌、非常恭敬才对呀。虽然新四军是作兴喊“同志”的，可是，我这个普通的山里人，和这个了不起的人

在一起，怎么能说“我们都是同志”呢？……

梅子越想越惭愧，越想越悔恨。她决定明天起个大早，去向周恩来同志道歉、检讨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梅子就急忙去找孟云。可是，孟云告诉她，周副主席走了：“他真忙哪！没日没夜地为革命操劳，一刻都不得安歇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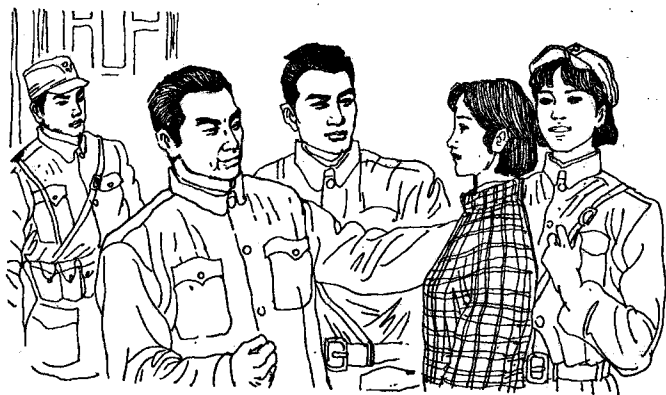
梅子一听，眼前顿时浮现出周副主席那普通的衣着、清瘦的面容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。“也许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，没有机会向他道歉了。”她想到这里，心头更是无限的惆怅。

又一天过去了。忽然，梅子接到一个通知：叶军长请她马上到教导队去一下。梅子顿时有了主意：对，请叶军长带个口信给周副主席，就说不懂事的梅子，向周副主席检讨，请他原谅。

梅子急忙向教导队走去。一路上，她想了许许多多道歉的话，还把这些话理了又理，顺了又顺，背了一遍又一遍。

可是，出人意外。当梅子一跨进教导队大门时，不禁愣住了：和蔼可亲的周副主席竟出现在眼前！

“周副主席……”惊喜交集中，梅子恭敬地喊了一声；然而喉头像被什么哽住似的，一时又说不出话来。



周副主席亲切地握着她的手说：“咦，不是喊‘同志’吗？”

梅子惭愧地说：“那天，我……”

谁知周副主席却笑着说：“那天，你说得很好嘛！”他的语气是那样诚挚，好象是在细细地品着梅子的那句话，“我们都——是——同——志！说得好！哎，我们的军长同志，你说对不对？”

叶军长也笑了。他们那开朗洪亮的笑声，把梅子心中的不安一下子全赶跑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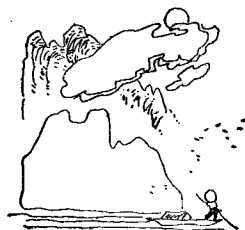
叶军长亲切地告诉梅子：“那天，周副主席就说你答得好；而且，他恐怕你有什么不安，所以今天又特地请你来。”

霎时间，梅子把一肚子道歉的话忘得一干二净，

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：啊，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山里人，三天前讲的一句话，周副主席还记得这样清楚！我的心事，他也知道！他有多少大事要做呵，可是今天却特地找我来……想到这里，她那纯朴诚挚的脸上不觉滴下两行晶莹的热泪。

.....

梅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两位首长，耳边还回响着周副主席的谆谆教导。她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小孩子，忽然间长大了许多。她想到有很多事情，正等待着拚命去干：“对，要象周副主席那样，忘我地干革命。”她一步一回首，只见周副主席和叶军长走出了村子，站在河边的大石桥上，正在极目远望。天边的云霞，是那么火红、瑰丽……



## 立 碑 记

翟仲卿

一九三八年五月的一天，满山遍野，红花似火。就在这杜鹃盛开的季节，一个喜讯象春风吹遍了茂林山村：新四军——当年的红军回来了！霎时间，茂林沸腾了，人群象潮水般地涌向村口。

下午四点钟左右，一队身穿灰军装、脚蹬布草鞋的队伍，军容整齐，步伐矫健，浩浩荡荡地开进了茂林。队伍中，一支骑兵疾驰而来，最前面的是一位身材魁梧、目光明亮的首长。他英姿洒脱，威武刚毅，一到村口便矫捷地跳下马来，向夹道欢迎的群众频频鼓掌，挥手致意。

这位首长不是别人，正是威名远扬的陈毅司令员。“欢迎陈司令员！”“欢迎新四军！”人群中爆发出春雷般的欢呼声。大家笑着，跳着，紧紧地簇拥着陈司令员和新四军队伍进了村。

来到临时司令部，陈毅同志脸没洗，枪未卸，立

即接见了茂林地下党组织的同志。人民的子弟兵回来了，他们有多少心里话要向陈毅同志讲呵！他们汇报了地方上的情况，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，反映了人民群众要求抗战的迫切心愿。陈毅同志认真地倾听着，仔细地记着笔记。突然，他好象触动一桩心事似的，问：“寻淮州同志的坟墓还在吗？”

“在，就在对面蚂蚁山上。”当地的同志回答。

陈毅同志激动得站了起来：“走，我们到山上去看看。”

寻淮州同志是红七军军团长，一九三四年随方志敏同志率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，在皖南谭家桥一带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大批军队的截击。激战中，寻淮州同志身负重伤，抬至茂林，医治无效，不幸牺牲。当地人民怀着无比悲愤的心情，将他的遗体秘密安葬在蚂蚁山上。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，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搜山，想破坏寻淮州同志的坟墓，可是当地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千方百计进行保护，至今丝毫无损。……

雄伟陡峭的蚂蚁山，象一幅巨大的屏风，耸立在茂林村的西南角上。山上翠绿葱茏，长满松树幼苗。翻过险峻的蓑衣岭，沿着一脚踩的弯弯曲曲小道即可上山。寻淮州同志的墓不大，没有碑。陈毅同志在墓前



肃立着，他双臂紧抱在胸前，眉宇打起了结，神情严峻，非常悲愤。许久，他才慢慢转过身，向肃立在墓前的指战员和群众说：

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！寻同志是红军青年将校，以

擅长游击战称著，毕生为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，英勇奋斗，光荣牺牲。我们要完成其遗志，以东线胜利，驱逐日寇，回答先烈，庶几无愧……”

当天晚上，天气闷热，四野一片漆黑。陈毅同志和政治部刘主任，带领几个指战员，来到茂林荷花塘边的杨石匠家。

“杨师傅！”刘主任亲切地叫门。

听到喊声，老石匠迎出门来，见是大名鼎鼎的陈司令员，惊喜地睁大眼睛，激动得手忙脚乱，他一面向屋里让坐，一面找碗端茶。刘主任连忙止住道：“军民一家人，不用客气啦。杨师傅，陈司令员来，想请你为位红军烈士刻个碑。”

“是寻淮州将军的碑吗？”杨石匠问道。他白天已听到陈司令员上蚂蚁山扫墓的消息了。

“对，你有大碑吗？”陈司令员双手比划着问。

“有，有。”杨石匠说着，带领陈毅等同志走到屋后，挑选了一块三尺高、二尺阔、光洁平整的大石碑。陈司令员派了两个战士帮忙，亲自动手，和杨石匠一起把碑抬进屋里，他就着烛光，仔细打量着、抚摸着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。

屋里太热，刘主任怕陈司令员受累，便端过竹椅，关切地说：“陈司令员，先休息一下吧。”

“想想寻淮州同志，我们活着的人要更加努力奋斗。来，干吧！”陈毅同志松了松领口，捋起袖子，在小方桌上铺开了纸。

同志们知道，司令员在思考碑文了，立即静了下来。

陈毅同志半坐半跪在小矮凳上，就着微弱的烛光，提起笔，思索着，飞快地写着。他紧抿着嘴唇，双颊微微颤动。不一会，写好了，看了一遍，圈改了几个字，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，这才诚挚地写上“陈毅谨志”四个字。最后，把文稿交给刘主任。刘主任看了一遍，微笑地点点头。

“就这样吧。来，我们来排版。”陈毅同志舒出一口气，然后端过蜡烛，蹲下身来，接过杨石匠递过来的石笔，在碑上一笔一笔地画着格子，计算着字数。

书写的时候，刘主任见陈毅同志额头沁出汗珠，便说：“陈司令员，你累了，我来抄写吧。”

“你写？”陈毅同志朝刘主任瞥了一眼，满意地点点头说：“好！”他知道刘主任能写一笔工整的毛笔字，放心了。

“来，我念你写，免得错漏。”陈毅同志端过小竹椅，坐在刘主任身旁。